

老虎 halei 哈雷”

动物小说大王·沈石溪系列典藏 沈石溪/著

老虎
哈雷

动物小说大王
沈石溪系列典藏

吉林美术出版社 |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动物小说大王·沈石溪系列典藏

老虎哈雷

沈石溪/著



 吉林美术出版社 |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老虎哈雷 / 沈石溪著. — 长春: 吉林美术出版社,
2010.4
(动物小说大王沈石溪系列典藏)
ISBN 978-7-5386-3790-8

I. 老… II. 沈… III. 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239276号

动物小说大王·沈石溪系列典藏

老虎哈雷

沈石溪/著

出版人: 石志刚

策划: 孙昶

责任编辑: 孔庆梅

装帧设计: 张亚力

内文插图: 刘凤山 蒋 眉

出版发行: 吉林美术出版社

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/www.jlmspress.com

制 版: 长春吉美版务有限责任公司

印 刷: 延边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10年4月第1版 2010年4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: 880×1230mm 1/32

印 张: 9.125 插页 2

字 数: 154000

印 数: 10000册

书 号: ISBN 978-7-5386-3790-8

定 价: 20.00元

(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)

目录

老虎哈雷		001
板子猴		015
狼种		043
罪马		097
大象的反抗		165
美女与雄狮		227
获奖记录		285
珍藏相册		288



老虎哈雷

哈雷是一只两岁的雄虎，聪明伶俐，到阳光大马戏团只有半年多时间，就学会了高台跳跃、走跷跷板、龙虎斗等好几个节目，很受观众欢迎。

高导演还想让哈雷学一个新节目：钻火圈。

所谓钻火圈，就是做一个直径为1.5米的大铁圈，竖在离地面约1米高的铁架子上，空心铁杆里灌满易燃的油脂，驯兽员用火把点燃铁圈，霎时间烈焰腾空，驯兽员一声令下，威风凛凛的老虎从燃烧的铁圈里窜越而过。

英国皇家大马戏团和俄罗斯国家大马戏团都有这个节目，十分叫座。

这节目看上去很惊险，熊熊燃烧的火焰似乎要把老虎吞噬了，其实窜越火圈只是一个短暂的瞬间，绝不会灼伤虎皮或烧焦虎毛。但所有的野兽天生都怕火，要让老虎克服对火



的畏惧，勇敢地从烈焰中钻过去，并非易事。据统计，10只接受钻火圈训练的老虎，最多有一只能胜任这个节目。

训练动物演员，一般都采取食物引诱法。饥饿是最好的老师，在饥饿的催逼下，动物会变得十分听话。于是，马戏团把哈雷关进铁笼子，整整一天不给它喂食。

翌日清晨，虎笼被搬到专门训练动物用的一条狭窄甬道，甬道的中间支着燃烧的铁圈，甬道的另一头驯兽员用铁叉叉着一大块血淋淋的牛排。哈雷想吃到牛排，没有其他途径，只有从燃烧的铁圈穿过去。在这之前，哈雷钻过空铁圈，纵身一跃，就从铁圈中央穿了过去，姿势优美，身手矫健，一点儿也不费力。

此时，哈雷已饥肠辘辘，一闻到牛排的血腥味，兴奋得两眼放光，扑到铁圈前，可是，一看到跳动的火焰，一感受到火的热量，立刻就停了下来，掉头后退。驯兽员晃动铁叉上的牛排大声吆喝，哈雷惊恐地颠跳着，委屈地咆哮着，就是不肯接近炙热的火圈。

从上午僵持到下午，牛排都变质了，驯兽员也累得精疲力尽，哈雷仍不敢穿越燃烧的火圈。

高导演失望地说：“就像有的人患有恐高症一样，有的老虎患有恐火症，哈雷大概就属于这一类老虎。”

训练动物演员，还有一个高招，就是适当地进行体罚。



你不肯听话，鞭子伺候，或者用高压水枪射击，或者关你两天禁闭，看你还敢翘尾巴！但这类体罚，一般只适用调皮捣蛋的猴子或贪玩不肯专心学习的狗，不适合用在猛兽身上，尤其不能对老虎滥施暴力，老虎生性孤傲，很会记仇，稍有不慎，会闹出大乱子来的。对老虎这样的猛兽演员，通常只能采取怀柔政策。

到了傍晚，哈雷已饿得四肢发软，嘴角溢出大口唾沫，再不给它喂食，怕会饿出病来的。高导演只好下令停止训练：“算啦，取消老虎钻火圈的节目吧，瞧它见着火就跟见着鬼似的，没希望啦！”

驯兽员老章不大甘心，提议说：“要不到圆通山动物园请宋大妈来帮帮忙，或许会起点儿作用。”

马戏团的动物演员大部分来自动物园，排演节目时若遇到犟头倔脑不听话的角色，便会去动物园请来从小把它们养大的饲养员。动物对从小把它们养大的饲养员有一种特殊的感情，饲养员配合驯兽员一起调教，效果要好得多。

驯兽员老章所说的宋大妈，就是哈雷在动物园时的饲养员。哈雷的妈妈是一只患有心脏病的母虎，产下哈雷后就死了，是宋大妈一手把哈雷抱养大的。

高导演想了想，点点头说：“好吧，那就请她来试一试。”

驯兽员老章跑到圆通山动物园找宋大妈，却扑了个空。三个月前，宋大妈为了给毒瘾发作的儿子筹钱买海洛因，偷了动物园一对小孔雀，拿到花鸟市场去卖，发现后被开除了公职。驯兽员老章找了好几天最后在垃圾场找到了正在捡破烂的宋大妈，把她带进马戏团。

宋大妈衣衫褴褛，身上散发出一股垃圾场腐酸的臭味，娇滴滴的女演员纷纷掩鼻躲避。

哈雷还没沾染人类社会嫌贫爱富的坏毛病，见到宋大妈亲热得不得了，脖子在宋大妈腿上来回摩擦，还伸出舌头去舔宋大妈脏兮兮的鞋子，宋大妈叫唤它的名字，它就呼噜呼噜从喉咙深处发出一串欢快的叫声，宋大妈伸出黑黢黢的手抚摸它的脑袋，它高兴得在地上打滚，乖得就像一只大猫。

久别重逢，“母子”相会，情景很是感人。

遗憾的是，将哈雷移到训练甬道，隔着燃烧的火圈，宋大妈大声呼唤，哈雷却又望着明亮的火焰畏缩不前了。

“跳呀，宝贝，我的小哈雷，为了我，你就跳一次吧！”隔着火圈，宋大妈张开双臂做出拥抱状。

呜呜，呜呜，哈雷在火圈的另一边踟躅徘徊，伤心地呜咽着，好像在说，对不起了，我害怕火，我不敢跳。

试了好几次，都未能让哈雷穿越火圈，所有的人都泄气了，高导演掏出十元钱递给宋大妈，想让她回去。



宋大妈遗憾地望了哈雷一眼，慢慢地朝马戏团大门走去，走了几步，又折转回来，怯怯地对高导演说：“我……我想起一件事，不知当说当说，哦，兴许能让哈雷钻那个火圈的。”

“说吧，简单点儿。”高导演皱着眉头说。

“哦，事情是这样的，哈雷半岁时，我那个不争气的儿子交上一些不三不四的朋友，开始吸毒。他爹死得早，靠我一个人把他拉扯大，家里没有钱，他就趁我上班时，把家里的东西偷出去卖，家里几样旧电器和几件旧家具很快被他折腾光了，只剩下两床旧棉絮和几只破碗……”宋大妈说到这里，眼圈泛红，快要哭了。

“行了，行了，我们没空听你诉苦。”高导演打断宋大妈的话，没好气地说，“你讲跟哈雷有关的事，其他的就不要胡扯了。”

“是是。”宋大妈抠掉眼角的泪珠，接着说，“我心里苦，又不敢对外人说，儿子吸毒不是件光彩的事啊。有时候，心里憋得慌，就搂着哈雷哭一哭说一说。”

“哈雷从小没有娘，也是我一把屎一把尿抱大的，对我可亲了。它不嫌弃我，它愿意听我哭诉。我抱着它哭，它就用舌头来舔我的泪水，就像个懂事的儿子在帮我揩泪；我说到伤心的地方，它也会跟着我噗噗地叹息。你们别笑，我说

的都是真话呀。

“大概有半年的光景，我几乎天天都要搂着哈雷哭一场，哭一哭心里就痛快些。

“每次我一哭，哈雷准会贴在我身上来安慰我。

“有一次，哦，哈雷满一岁的时候，那天傍晚，动物园关门了，我也打扫完笼舍，准备回家，就在这时候，我那个不争气的儿子毒瘾发作，跑到动物园里来找我要钱。我说没钱，他晓得我这天刚领薪水，就动手来抢。唉，吸毒的人，一旦毒瘾犯了，没有廉耻，没有天良，连亲娘都要抢的啊。

“我捂住口袋不让他搜，这是我的活命钱，给他抢了去，我怎么活呀！他……他就动手打我，揪住我的头发拼命往铁笼子上撞。我这是作的什么孽呀，一把屎一把尿把他养大，二十几岁的大小伙子了，不指望他挣钱来孝敬我，也不该像打冤家一样地来打我呀。我越想越悲伤，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。

“我和我那个不争气的儿子就在虎笼外撕打，与哈雷隔着一层铁丝网。

“我一哭，哈雷在笼子里吼了起来，天还没有黑，我看得清清楚楚，它眼睛睁得比铜铃还大，张着大嘴巴，朝我那个不争气的儿子咆哮。唉，哈雷当时如果能撞开铁笼冲出来就好了，啊呜一口咬死我那个不争气的儿子，倒也干净，我也



就不会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了，他也不会因为贩毒被判个无期。

“我那个不争气的儿子听到威风凛凛的虎啸，愣了愣，揪住我头发的手也松开了，可瞄了一眼铁丝网，朝笼子里的哈雷‘呸’地啐了一口，又扭住我的胳膊来掏我的口袋。他肯定这么想的，老虎虽然厉害，但此时关在笼子里，就等于是一只纸老虎，没什么可怕的。”

“这时候，哈雷大吼一声扑了过来，重重撞在铁丝网上，跌翻后，爬起来又不顾一切地扑蹿上来，爪子撕抓，虎牙啃咬，铁笼子被摇得哐啷哐啷响，好像马上就要散架了。我那个不争气的儿子到底害怕了，放开我转身逃跑了。”

“我开了锁跑进铁笼子一看，哈雷满脸都是血，左脸给铁丝钩破，嘴唇也裂开一道口子，左前爪第二只指甲也断了半截，我赶紧替它擦洗伤口，抱着它痛哭了一场。哦，我说的都是实话，你们不信可以看看哈雷身上的伤疤。”

驯兽员老章去检查哈雷的脸，嘴唇果然有一道隐约可见的裂纹，翻开虎脸上的毛丛，确有一条粉红色的疤痕，再抬起它的左前爪，第二只指甲也比其他指甲要短一点儿。

“你的意思是说，要是你哭泣，哈雷会钻火圈？”高导演上下打量宋大妈，很不信任地问道。

“我想大概是这样的吧。”宋大妈没什么把握，说得也

不肯定。

“那就试试吧。不过，十有八九是天方夜谭。”高导演说。

重新来到狭窄的甬道，重新点燃火圈，重新将宋大妈和哈雷相隔在甬道的两端。

宋大妈身世凄苦，根本不需要酝酿感情，眨巴眨巴眼睛，泪的闸门就打开了，伤心地嘤嘤哭泣。

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，哈雷本来是懒洋洋侧身躺卧在甬道尽头的，宋大妈的哭声一起，它“倏”地翻爬起来，虎耳陡地竖得笔直，耳廓颤抖扭动，双眼圆睁，闪烁着幽蓝的光，脸上的虎毛可怕地蓬松开来，张开血盆大口，露出四颗尖利的虎牙，急步奔到铁圈前。铁圈燃着橘红色的火苗，火花发出噼噼啪啪的声响，它后退了两步，在火圈前不断地来回奔跑，似乎是要寻找不用钻火圈就可以到宋大妈身边的其他路径。它当然是找不到的。

宋大妈大概是想到了最悲惨的往事，一屁股跌坐在地上，嚎啕大哭起来：“我的儿啊——哈雷——我的儿啊——”

就像战士听到冲锋号，船长听到鸣汽笛，运动员听到发令枪声，哈雷虎尾猛地一抡，朝火圈龇牙咧嘴怒吼一声，纵身一跃，姿势矫健优美，刹那间穿越火圈，来到宋大妈跟



前，用舌头帮她揩拭眼泪。

高导演迷惑不解地搔搔脑壳说：“真是怪事，再试一遍，哦，把火弄大一点儿。”

按照循序渐进的训练原则，刚开始铁圈只灌了少量油脂，十几个火孔燃烧十几朵不大不小的火苗，烧得不够旺，铁圈中央没有火。

按高导演的吩咐，几名工人重新给铁圈灌了油脂，十几只火孔也从小档扭大到中档。点燃后，大片大片的火焰遮住了整个铁圈，就像蒙着一道火帘。

宋大妈一哭，哈雷照样毫不犹豫地钻透火帘跑到宋大妈身边。又试了一次，将铁圈灌满油脂，火孔扭到最大一档，火焰熊熊燃烧，呼呼有声，就像一道厚厚的火墙。宋大妈哭声再起时，哈雷短暂地犹豫了一下，又勇敢地撞开火墙落到宋大妈身边。

钻火圈的节目大功告成，可以搬到舞台上去演了。

高导演对宋大妈说：“好吧，你就算我们雇的临时演员，我在舞台上给你搭一个屏风，演这个节目的时候，你躲在屏风后面哭一哭。哦，我一个月付你300元，怎么样？”

宋大妈想了想，摇摇头说：“300块，还不够吃饭呢。我捡破烂每个月还要挣300块哩。总不能说当了马戏团的演员，还上街去捡破烂，我倒不怕寒碜，怕是会丢了马戏团的



脸面。”

“你说要多少？”高导演不悦地问。

“我一个孤身老婆子，一日三餐，粗茶淡饭，花费倒不大，可我那个不争气的儿子，关在监狱里头，虽说毒瘾发作时丧尽天良，为了钱开口骂我动手打我，但怎么说他也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啊，每个月总得去看他两次，当然不能空着手去。”宋大妈唠唠叨叨地说。

“行了，别叹苦经了，你想要多少，说嘛！”高导演眉心拧成了疙瘩，很不耐烦地说。

“1000。”宋大妈瞄了一眼卧在她身边的哈雷，咬咬牙说。

高导演的脸垮了下来，圆脸变成了长脸，心想，这不是存心在敲诈吗，马戏团正式演员月工资也才1000块左右，你这个捡破烂的老婆子，就哭那么两声，值那么多钱吗？

“好了，你先回去，我们研究一下再通知你。”高导演说。

宋大妈刚走，高导演就找来几位女演员，重新点燃火圈，让她们哭。

高导演心想，不就是几声哭泣吗，有什么了不起，哭哭笑笑本来就是演员的拿手好戏，假如这几位女演员的哭声也能让哈雷钻火圈，那就不用花这个冤枉钱去雇宋大妈来当临



时演员了。

一切都布置得跟刚才宋大妈在的时候一样，只是把铁圈的火焰扭到了低档，以方便哈雷穿越。

高导演一声令下，女演员嘤嘤呦呦哭泣起来，哈雷只是竖起耳朵朝火圈这边看了看，又懒洋洋地躺卧在地。“哭响一点儿，再响一点儿！”高导演说。女演员们放声嚎啕，遗憾的是，哈雷就像聋了一样，慢条斯理地用舌头梳洗自己的爪子。

“哭得伤心一点儿，哦，要哭出感情来。”高导演就像在排练节目一样不断提示女演员，“不要假哭，要真哭，想想你们遭遇过的悲惨和不幸。哦，钱包被偷了！哦，被男朋友抛弃了！哦，分房名单中没有你！悲恸欲绝，痛不欲生！”女演员们果然越哭越伤心，涕泗横流，差不多快哭晕过去了。凄凄惨惨，悲悲戚戚，马戏团快变成殡仪馆了。可恼的是，哈雷仍无动于衷，躺在地上伸了个懒腰，竟然闭起眼睛打瞌睡了。高导演摇头叹息，不得不下令停止试验。

哈雷只对宋大妈的哭声有反应，换句话说，只有宋大妈的眼泪才能让哈雷克制对火的过敏和恐惧，从熊熊燃烧的火圈中穿越过来。没办法，只好依照宋大妈提的条件雇她来当临时演员。虽然一个月付她1000块有点儿冤枉，但比起老虎钻火圈这个节目所带来的经济效益，对马戏团来说毕竟还是



很划算的事。

一位动物行为学家是这样解释这件颇为蹊跷的事：“解剖学证明，老虎半岁龄到一岁龄，是智力发育的高峰期，也是培养行为模式、形成行为特征最重要的年龄段，对动物来讲，一旦养成某种行为模式和行为特征，终其一生都不会逆转。”

宋大妈恰巧是在哈雷半岁至一岁这个关键年龄段生活中遇到了不幸，天天搂着哈雷哭泣；宋大妈的哭声已深深镌刻在哈雷的脑子里，在经常性的强刺激作用下，随着哈雷大脑发育，在大脑皮层变成一个类似于病灶的敏感点，一旦触动这个敏感点，就会使行为机制产生连锁反应，也就是无论如何也要到宋大妈身边，做出表示安慰的举动。就像一把钥匙开一把锁，只有宋大妈的特殊的哭声能触动这个敏感点，形成条件反射，引起哈雷中枢神经的高度兴奋，抑制住对火的恐惧。”

宋大妈对这件事却有她自己的解释：“哈雷是只通人性的老虎，看我这个孤老婆子可怜，在报答我对它的养育之恩哩。”

宋大妈收入颇丰，又很节俭，日子变得好过起来，添置了新家具和新衣裳，穿戴整洁干净，脸色也滋润了许多。碰到街坊和熟人，问起她的境况，她便笑咪咪地说：“托老天

